

林中月与江之月

陈少林

林中追月与江上逢月，曾是让我大为惊艳的际遇，至今想来仍然那么美好、迷人。

那年四月，20岁的我，跟季节很吻合，春风浩荡，春意盎然。当然有时也荡漾着莫名其妙的伤感。

那天我在纺织厂上小夜班，一直心神不定。不是平素的那种对工作的厌倦，也不是因琐事而引起的思绪纷杂，好像什么都不是，但总是被什么东西纠结，单纯地纠结着。好不容易熬到下班，已经接近子夜时分。我冲到车棚，跨上自行车就飞奔出了厂大门，引得门卫撵出来大呼小叫了一通。

我来到了离厂仅一公里处的一片杂树林。一到了这里，我突然全身心安宁了下来，就好像闹腾了一整天的牙痛突然止住了。原来我惦记着这个地方，急不可耐地要来到这个地方。不禁莞尔。

我是跑来看月亮的。我看到硕大的月亮已经生成并闪亮登场。这晚的月亮特别圆、特别大还特别亮，它应该就是近年所称谓的“超级月亮”吧。它热烈而冷静地悬在空中，气场正盛；光，霜一样轻柔、雨一样均匀、雪一样潇洒，一路无形地纷披下来，打在树上，贴在树下的灌木和野草上，落在支撑着这一切的泥土上。月光的意识流所到之处无不像水银似的暗暗得意着！

在月光笼罩下，树林里面的世界美妙得简直无以名状。神秘，安详，静谧，同时又显得坦荡，躁动，蓬勃，很能使人想着一些甚至与它无关的事。特别是从疏枝密叶的空隙里撒下的黑黄交加的网，更使人荡然生情，自觉得此时真是别有一番风味，万事都可以推迟一步去料理。愁绪的丝也可以暂时默默地抽开。

月光下肯定也隐匿着幽秘甚至诡异的事物，特别是树林的幽深之处，月光涂抹不到的地方，一定潜伏着一些或静或动，超出我的认知范围的东西。因为年轻，因为赤诚，因为激情，我不知畏惧。反而，愈是幽秘诡异，愈是能激起我的探秘的欲望。

这时爱情的思想展露无遗。爱神来了，把我的衣服徐徐剥开，把我的胸膛轻柔打开，让我的心袒露在月光下。一种非常充盈饱满、非常和谐自然的情感在这林间地带诗意地荡漾着，使我对自己之前正酝酿的那份感情，不禁变得自信了许多。我想，如果是已经初步拥有爱情的人，在此时此地，他对爱情的自信想必更是锦上添花，美妙得无以复加吧。

如此的林间月夜，是不宜含险恶之心、浮躁之念的，只宜陶然醉月并在陶然醉月中幻想爱情！

那一轮超级月亮不知疲倦，更加起劲地照着树林照着我，最后，我看到它仿佛放下了一架悬梯，伸到了我面前。我轻轻地拂开了它，我不想一个人登梯而去，那样太孤绝。

在这片月光朗照的杂树林里，我爱情的目标初定。至今想来，依然神往。

从那时起，倏忽就是二十多年，我已人到中年，所幸尚未油腻，还保持着些许清雅与孤高，仍敬仰和沉迷于自然之物，于是就又深刻地邂逅了一次月亮。是一轮江月。那是汛期的一个傍晚，我从家里出来，习惯性地向江堤和江岸的方向悠悠步去。

马路两旁的人家都摆出了热天乘凉

的架势，有的坐在门口摇着芭蕉扇，有的光着膀子望着路人，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，那与时代不合拍的节奏和司空见惯的神态使我有些吃惊和着迷。而就在这当口，我瞥见了老月亮，它正挂在马路左边某棵树的枝上，淡淡的颜色，鹅白的圆润的一轮，像一朵慵懒的白云。

马路尽头是江堤，堤下是肃穆、动态的柳林。月亮在我的右前方，我们相互迎迓。在相迎中，它已达到五分的亮度，我则已达到六分的惬意。有一个瞬间，我随意地朝柳林方向扫了一眼，就看到树杈的间隙银光闪烁，粼粼的，好像能听到光与光、光与水和水与水相磨合的声音。神秘的，古典的，大俗大雅的，可遇不可求的江景，以前我怎么没有看到过呢？

但真正的江景还在前面。于是，微风中，有须臾未曾离开我们的先人在推着我往前走，往东走，便来到了江河交汇处的河口。此时，江河二水已汇为一体，沙渚沉没在汪汪的水中，而汪汪之水又沉没在无边的风月中。

这年汛期的江面似乎比过去任何的年份都开阔，苍茫，无数的浪圈零乱而匀整地附着江流不疾不徐地奔涌。我想看到一个完整的圆月在江水中成形，一如在小塘中浮动的那种，但李白曾在采石江扑水捉过的那轮圆月，在这儿，在这个时代，在这个薄暮时分，在我这样一个人的眼中，怎么能够看到呢？这倒不是我的目力所不能及，也不是浩渺的、波动的、湍急的江水，不给月亮成形的机会，而是我心中的底蕴还不足以使我达到那样的境界，从而识得大自然的真面目。在这儿，江水只是将圆月消融，江水只呈现质感的白光，能够看到这个层面，对我来说也就足够了。

啊，月亮君临长江之上，竟是这样忧郁又是这样决绝地将柔情洒向空茫的江水！我的心里就有了对“窈窕淑女君子好逑”的恣意向往，耳中就有了“美人鱼在渺的江上迷人地歌唱”的柔婉轻音，那歌声直让我听得叹息。终于，月亮慢慢移近向江心，将光更多地洒向江水，而光作用于水，产生了独特而新奇的效果，使长江好像成了一条不规则的街道，使两岸迤迤排开的树木、山丘仿佛成了房舍，似乎许多帝王将相、才子佳人、仁人志士、贩夫走卒又从这街上走过。但恍惚过后，我不得不回到现实，那千万人众早已是过眼烟云了！“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，光阴者百代之过客”，我的心中不由得生出了一种寞寞的情绪来。

江与月之间的絮语不知说了多少年，现在仍有太多的话要说，我知道飘逸的李太白、沉郁的杜子美、豪放的苏东坡听得懂它们的所说，但我听不懂，因为缺乏才情的我只不过是它们之间的一个疵点。愈是夜深，它们的谈兴愈浓。而月的光已达到了九分亮度，江之水也达到了一个激情的沸点。我该回去了，尽管有些依依不舍。在一头平时难得见到的江猪的目送下我往回走，我也频频回头看它，看加深了的水月之光。

攀到堤上，我再回望一眼那江月，不禁朗声吟道：

“江天一色无纤尘，皎皎空中孤月轮。江畔何人初见月？江月何年初照人？人生代代无穷已，江月年年只相似。不知江月待何人，但见长江送流水……”

恍惚中我觉得自己就是那千余年前的张若虚。



相伴 苗青 摄

煨芋慰霜寒

宫凤华

乡贤郑板桥《瑞鹤仙》云：“清风来扫，扫落叶尽归炉灶。好闭门煨芋挑灯，灯尽芋香天晓。”挑灯煨芋，芋香伴寒夜，二三知己，围炉夜话，静雅如高古宋画。

冷凝冬日，风雪之夜，山芋粥解决了饥渴，给人安慰。雪夜像一个晶莹剔透的琥珀，乡村就是蜷缩在琥珀心中的小虫子。寒夜客来，温贫暖老的山芋粥，棉衣裹身一样熨帖和亲切。

汪曾祺曾说：“对于土里生长而类似果品的东西，若萝卜，若地瓜，若山芋，都极有爱好，爱好远过桃李柿杏诸果。”山芋生食脆甜，熟食甘软，既可作主食，又可当蔬菜。一经巧手烹饪，也能成为席上佳肴。

大雪封门，寒风萧瑟，最宜卧在家里喝山芋茶。屋外大雪，簌簌而下，如蝶如絮，世界一片缟素，一片寂美。山芋切段，旺火烧煮。山芋茶，汤汁甘甜，青绿爽刮。咖啡色的汤里还能看到桔红色内囊。喝一口，迟钝的味蕾立时陷入鲜美的沼泽中。

雪霁，乡村的夜空清晰、高远而辽阔。小院里月光清如溪水，静似画布，瓦屋和枯树闲适安逸地镶嵌在画布上。青霜平添一份柔和，显得寂寥而悱恻。大家一人一碗，直喝到打饱嗝为止，一钩新月天如水。

喝山芋茶虽没有瓦屋纸窗、清泉绿茶之妙，却不失乡野情趣，只有端坐农家屋舍，粗陋桑木桌，才能品尝。茶汤微漾着淡黄的色泽，热气腾腾，袅娜上升，是寻常人的龙井、碧螺春。在袅袅香气中徐徐地啜、慢慢地呷，与凡尘无碍，于清淡中品出原味。

郑板桥在家书中说：“天寒冰冻时，穷亲戚朋友到门，先泡一大碗炒米送手中，佐以酱姜一小碟，最是暖老温贫之具。”清爽早晨，捧一碗山芋粥，若是嚼着萝卜头或苋菜梗来喝，清淡淳朴，爽脆香甜，寒意悄然隐退。

冷风嗖嗖，夕光惨淡，寒雀啁啾，乡愁空旷无边。兜一身寒风入屋，捧一碗山芋粥暖手，便觉日子清新如年画。铁锅土灶，风箱柴火，山芋与粳米你依我依，如民间高手比试拳脚，锅中噗噗乱响，似冰凌乍破，柳笛轻吹，一屋子的情和暖。

山芋粥黏稠香浓，口味甘甜。粥碗里隐现着黄澄澄的山芋段，米粥晶莹绵软有谷香。山芋段，浸泡在清粥里，像是布满了彩虹的图案，闪烁着胭脂般的光泽，滋养着我们从前食物匮乏的乡村生活。

待一锅粳米山芋青菜粥呈现在眼前，菜的青绿，米的稠润，芋的粉糯，已相得益彰地混合成暖胃佳品。蓝花大碗里的山芋粥，静如一泓秋水。用勺轻搅，粥的温柔，粥的柔软，粥的细腻，粥的芳香，顿时把人淹没。吸溜吸溜地喝粥，咯吱咯吱地嚼山芋，声音甜美如小夜曲。

而今，街头饭店，用山芋做原料烹制的精美菜肴常让人耳目一新，颇有一种吃久了膏腴肥甘偶尝黍菽稻粱的味道。油煎山芋，甜润爽口，轻滑经唇，余香不绝。几块芋艿、玉米、山芋点缀于竹篮里，让人品咂之余，顿觉一种田园生活的清苍疏旷，一种与乡土粮食相交融的踏实清明。

明代《煮粥诗》里说，莫谈淡薄少滋味，淡薄之中滋味长。喝山芋粥，喝的是一种情怀，一种清凉古意。山芋粥蕴涵着农耕时代的精神和气质，让我们很容易走进内心的清明与平和。大雪封门喝碗山芋粥，一股柔软的心愁倏忽从心底传遍全身。